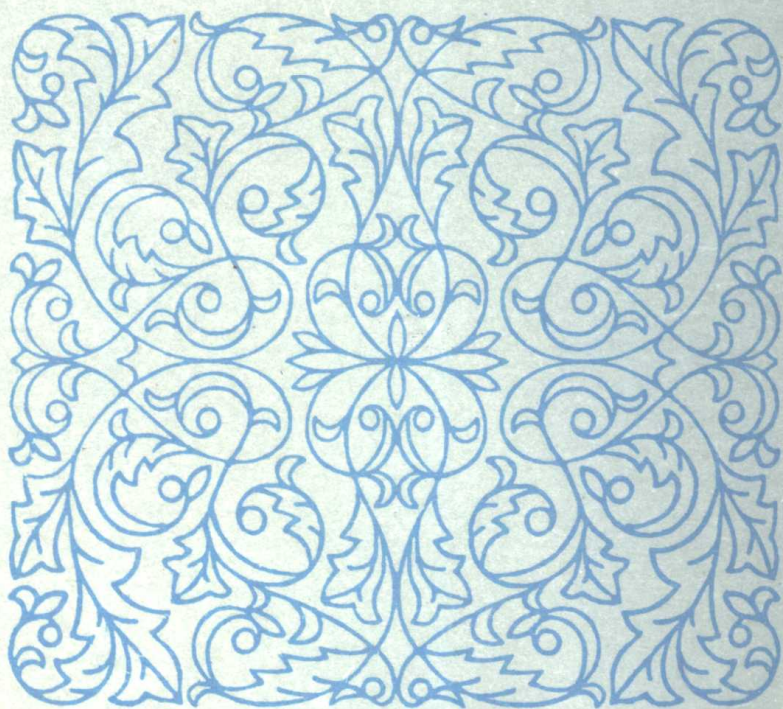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• 86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86 ·

綜合類

謙之文存
師復文存

朱謙之著
師復著

上海書店

師

復著

師
復
文
存

155

著 者： 師 復
編 者： 鐵 心

一 九 二 七 年 八 月 初 版
(一 至 二 千 本)

文	師
存	復

每 冊 定 價 大 洋 五 角
(折 實 售 大 洋 四 角)

出 版 者： 革 新 書 局

廣 州 昌 興 新 街

代 售 處： 各 大 書 坊

編者引言

師復先生早歲能文，著作甚富；但，如果在無政府主義範圍以外的一切文章，到今日還把他集刊行世，却大非先生之志。所以本書之所輯錄，只是先生辭世以前發表主張的著作。

先生死後，他的著作經我輯錄而刊行的，有伏虎集，無政府主義討論集二書，二書所未錄入的，今則悉爲編存。

先生在一九一二年以心社社約號召同志，主張（一）不食肉，（二）不飲酒，（三）不吸烟，（四）不用僕役，（五）不坐轎及人力車，（六）不婚姻，（七）不稱族姓，（八）不作官吏，（九）不作議員，（十）不入政黨，（十一）不作海陸軍人，（十二）不奉宗教，其時海內震爲奇談辯難者紛起，先生假廣州平民報天民報篇幅，開心社析疑錄一門，以載討論社約

文字。積久莫然，經先生手自編定付印單行本。那時同志萃集的海鳴學舍給粵中民賊封禁，承印是書的印局畏禍，將印好的書和底稿盡付一炬。今本書中不吸烟不飲酒與衛生，不用僕役與平等主義，廢婚姻主義，廢家族主義四篇。就是當日的燼餘了。

編校之餘，一面感念先生之不壽，社會失此導師，一面却看看我們的社會，正義所存幾何，真理所表現於人間者幾何，這多年頭不是忽忽就過了嗎！

一九二七，七月二十五，日編者。

弁言

師復本無政府黨健全分子，爲同志中前輩後生所共傾服，以其有毅力，有勇氣，有熱情，有道德，有品格，所謂「一點不留餘渣，十分成就全身」者，是固一模範革命實行家，初不以文字鳴。然嘗觀其所爲文，則又深入淺出，語重心長。說高尚之主義，如數家珍，能令閱者忘疲；聽者興奮，民聲譯著，對自義爲能立，伏虎集文，對異派爲能破。吾黨雖不立偶像，而師復實有威稜，縱塗萬古，橫掃全球，現世流行禍水馬格思教義，早早擊碎於我師復三寸鐵管下。興言及此，却惜師復文字流傳未廣，致令最近全國青年，沉迷於謬誤淺腐之資本論唯物史觀中，顛倒錯亂，不克自救。幾多半爲盜竊美名之共產黨（實爲集產黨師復剖解最明）作機械，以播毒種造惡。因於中國各地，欲赤化冷化獸化全社會人類，而一往不返，識者危之。然一般反對赤色共產黨，陳義反在馬氏主張之下，未能

關其口而奪其舌，稚暉石曾兩先生皆唱「打倒共產學說，乃無政府主義能事」之言論。但陽春白雪，曲高和寡，又求如師復縛馬伏虎之筆力，並世難得，是以聞友人有一「師復文存」之新刊不禁躍然而起曰：『降魔破障之法寶，久埋地下，一旦光芒再露，足令舉世妖孽，望影驚避。人類庶有捨暗趨明之機緣乎！不但爲無政府主義呼快，並爲誤入迷途之盲衆呼快，爲世界革命前途呼快。』敢以是爲本書弁言。

老梅撰于滬上一九二七，五卅。

師復先生傳

文定

先生於一八八四年六月二七日生於中國廣東香山縣。幼時很聰明而能儼文章，十五歲就進秀才了。但此後却很看不起舉業，獨自研究小學及諸子，筆記極多；對於中國古代數學，如天元，八線等，又攻究得很精。一九〇一年，爲提倡革命計，在香山城創設演說社。後到日本留學一年，同盟會正在東京組織，先生爲他們努力號召；等到會已成立，就回國主持香港某報筆政，以鼓吹急進主義。那時風氣未開，舊社會狃於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謬說，禁止女子讀書，而先生則不顧種種非議和反對，毅然在香山倡辦成一女學校，使女子有求學的機會。一九〇七年，政治革命黨人，準備在欽廉起事。其時廣東提督李準，摧殘革命最利害，一般視革命如蛇蝎的大官僚，一向倚他如左右手。先生以爲不先把他除滅，革命黨要舉事，障礙太大了。於是攜了炸彈秘密地到廣州去，徐

待暗殺的機會。有一天，探得李準要出來了，就預備在他所經過的路中，將他結果。那知先生剛剛出門，轟然一聲炸彈暴發，頭傷了，胸傷了，手也傷了，血泉湧，卒然倒地。但是先生還是十分忍痛地起來，將其他製成的炸彈，投到溺壺去，又焚燬留給家人的書信，將這些從容布置完備了，於是所謂一批狗官的走狗如警察偵探之類，才聚集起來，捉住了先生，送到醫院去。先生深恐家人受驚，當時僞稱三水李德山。有友人某，不願先生死於賊手，欲與以毒藥，但因為賊輩監視太嚴，不得下手，而先生遂得保有餘年，以為無政府主義努力。先生在醫院一月，傷始全愈，但左手却被醫生割斷。自此以後，只能以一手做事。辦民聲印刷部時，先生亦以隻手排字，搖機。同居友人，以其做事不便，常願為之幫助，但先生為婉却之。某君有一聯云，「稚暉五體投地，師復隻手回天。」前一聯是引用稚暉先生給先生的函中語；後一聯很可以表示先生隻手之力了。先生將傷醫好了以後，官吏審訊許多回，但是先生堅不告訴真情，終於以嫌疑入獄。李準本欲親自提訊，後因巡警道與之爭權，不允提解，判決移歸香山縣監獄。先生在獄三年，常以讀書著

作自娛。曾著粵語解一書，就古今不同的粵語，考究他的本原，流變。又著有獄中筆記。更根據獄中的經歷，草改良監獄議，給縣官看，縣官驚嘆爲「奇士」，爲其請求於大吏而釋放他。先生對於家族極其敬愛，平時祖母愛他特甚。當先生在獄時，家人詭稱先生到南洋爲教員，每月又僞造家書，以安慰老人。先生出獄後，因爲炸傷左手，不欲使祖母見而傷心，只於黃昏後潛與母親兄弟妹一敘，一直到次年在香港裝好假手以後，始往省祖母；他的愛祖母的情，是怎樣的深厚呵！出獄後，即到香港，結合有志於單獨行動的個人，組織暗殺團，以反抗強權爲揭發。所謂無政府主義的主張，先生在獄中經過種種刺激及研究以後，在此時已發生了。一九一一年暗殺團團員，林冠慈刺李準於廣州南門，很得先生擘畫的力。後來先生又欲到北京刺清攝政王載灃，經過上海，而滿清已被推倒，於是往游西湖，住白雲菴一月，心社的約，就在此時創議。先生以爲無政府主義，從此已有傳播的機會，而當時最急要的並不是單純的破壞，於是回到廣州，發起晦鳴學舍，以提倡無政府主義。一九〇七年，李石曾、吳稚暉等，在法國巴黎編印新世紀週報，介紹

巴枯甯克魯泡特金等學說。不過到一九一〇年夏間，因故停刊，當時文網極密，郵禁很嚴，又未能輸入內地，所以影響很小。等到晦鳴學舍成立，他們一面編印晦鳴錄，一面選錄新世紀論著，刊行小冊子，於是無政府主義的種子，逐漸傳播國內了。先生又以爲都市太繁擾，想約同志到鄉村居住，半耕半讀。曾在新安的赤灣，覓得一地，從香港航行，約兩小時可到；面臨零丁洋，右傍宋帝陵，有田七十畝，荔枝五百株，擬名之爲紅荔山莊，後來又成了泡影。先生爲人孤介，寡嗜欲，薄榮利，很慕托爾斯泰的做人。在一九一二年又和幾個朋友，實行組織心社。這心社的戒約，是（一）不食肉；（二）不飲酒；（三）不吸煙；（四）不用僕役；（五）不坐轎及人力車；（六）不婚姻；（七）不稱族姓；（八）不作官吏；（九）不作議員；（十）不入政黨；（十一）不作海陸軍人；（十二）不奉宗教。他的重視人道，反對強權，廢止家族，反對迷信的主張。在這寥寥十二戒條中都完全備具了。先生對於戒條躬行實踐，不肯絲毫放鬆。後來當生病很重的時候，醫生屢次勸先生食肉，先生以死自矢，終不破戒。親戚朋友，有很多受其感化而加以敬畏的。某日先生友人聚集於廣州東

園有某君適吸香煙，聽見先生到會，即藏紙煙於衣袋中。某日有某政客乘轎往訪先生，一到存善東街口——晦鳴學舍的所在——即下轎步行，始敢與先生把晤。先生生平取自由主義，對人絕不干涉，但是他的純潔的行爲，却於無形中足以促起不拘小節的人們良心上的不安，這也可見先生的感化了。先生又以爲世界大同，嘗以言語統一爲先導，於是發起世界語研究會，後又被舉爲環球世界語會廣州代理人。先生提倡世界語，非常熱心，每天從西關步行到東堤會所到夜深二三時纔回家，在狂風暴雨的時候，也是如此。當時廣東入世界語會的，有三四百人之多。一九一三年，南方各省，反對臨時總統袁世凱的事，在湖口起二次革命軍，國民黨人，多以爲袁氏專制政府推倒，黨務進行必較易，加入的頗多。但先生以爲以政府倒政府，終無善果，於是屹然不動，專心一意地傳播無政府主義。中國很有價值的無政府主義雜誌民聲，即於此干戈擾攘的時期中產生。特立獨行，不靡於物，這是先生最值得敬佩而爲一般人所最不可及的。後來南軍失敗，龍濟光到廣州，民聲被禁止，晦鳴學舍被封，袁世凱黎元洪且通電各省拿禁。

先生於是將全部遷到澳門，繼續出版二期。那曉得袁世凱令外交部照會葡國公使，李開仙照會葡領事，晦鳴錄又禁止在澳門出版。當時廣州政府甚至使人欲以摩託車劫先生往前山，幸先生聞訊戒備，得不遭毒手，然亦可見先生所經歷的危機之多了。晦鳴錄在澳門被禁以後，先生轉徙數地，百折不撓，終於在上海恢復。當時勉同志文中，有「殺戮囚辱，固無政府黨之樂鄉」先生不怕挫折的精神，於此可見。一九一四年，在上海發起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爲實行社會革命運動之準備。成立時草一宣言，說明無政府主義的意義及無政府黨聯合的必要。又刊布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一文。一面又痛駁當時偽社會主義者江亢虎的謬誤，從此以後，國人對於無政府主義的真義和價值，很易了解，而無政府主義的種子，廣布於國內了。自新世紀發行以後，中國雖然也有懷抱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人，但是沒有國際間的聯絡，各國同志，無從知道中國同志的進行狀況。先生編印民聲以後，在民聲中特設世界語部以爲言論交通的機關，又和世界各國團體各同志，相互通訊，交換雜誌，討論問題。一九一四年八月，復致書於萬

國無政府黨大會，報告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傳播主義的過去及其進行現狀，並向大會提議：（1）組織萬國機關，（2）組織東亞的傳播，（3）與工團聯絡，（4）萬國總罷工，（5）採用世界語。於是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，始和世界發生關係，這也是不能不敬佩先生的遠識的。一九一四年八月，上海發生漆業工人大罷工的風潮，先生曾著一文，指示中國勞働運動的進行方針，而歸結於革命的工團主義。文未刊布，而先生已辭世。倘使假先生以年，先生必能給與中國勞働界以很大的助力，使中國勞働運動，開創一新時代，先生的事業，豈僅止於晦鳴學舍，心社，世界語研究會，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，民聲這幾筆呢！但是先生終於齋志不暝，中道而逝，這是不能不爲中國的勞働界深深惋惜的。先生耐勞堅忍，有毅力，有魄力，編印民聲，本來沒有什麼憑藉，幫助先生撰述的，也沒有幾個人。文章經濟，幾乎都要先生一個人負責。但是先生毅然地担任，不畏艱難，不辭勞瘁。無奈身體素弱，民聲每出一期，輒須臥病好幾日，但病稍愈，又努力地照常工作。脆弱的血肉之軀，那經得起繼續不斷的摧剝，先生終於積勞成疾而不起。當先生初

得病時，因貧不能延醫。同志多以出售印機爲言。先生說道『此吾黨主義，東方命脈，斷之以活一人，吾不爲也』。後來得到朋友的幫助，始到某醫院就醫。無如病根已深，醫生雖然百計營救，爲時已遲，終於無效。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卒於醫院中，時年三十有一。先生最後給友人書云：『……余忽患肺病，全肺皆痛，咳極苦。初服丁福保藥一禮拜，不見效；欲轉西醫，而無錢，故停服藥兩禮拜。惟是病勢日深，恐貽大患，迫得向人借貸百數十金，昨日往某著名之德醫求診。詎彼謂：非進醫院不可，進院則三四禮拜可愈，否則必日積日深，不可救治云。但入醫院，以一月計，最少非二百金不辦，試問余從何處籌措耶？然則亦惟有聽之而已。文明科學本爲富人之專利品，托爾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絕之也。現在民聲垂危，幾將易簣，余之憂民聲，比憂病爲更甚。倘民聲嗚呼，余又真成爲不治之癆病，則師復將與無政府主義同葬支那之黃土而已。……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』。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民聲社諸同志，葬先生遺骸於西湖煙霞洞旁。至於先生關於政治經濟道德教育各方面的學說，有先生的文章在，這里不贅說了。



(一) 像 遺 之 生 先 復 師
(州 廣 於 攝 時 歲 九 廿)